

从韧性建设到战略控制:特朗普 2.0 时期 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演进*

孙成昊 李佳霖

[内容摘要] 特朗普 2.0 时期延续了拜登政府建设韧性国防供应链的努力,进一步加强对国防供应链的“战略控制”,强化联邦干预、简化制度流程、加强风险审查,推动构建以“印太”为前沿的全球防务产业布局。此轮政策演进由国家安全逻辑主导,受国内制造业空心化、联盟体系重组与对华战略竞争三重因素驱动。然而,特朗普 2.0 时期的国防供应链政策面临承包商路径依赖、制度标准分歧、战略互信缺失与产业能力不足等多重挑战,导致其政策推进受到制约。总体看,该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国防供应链的自主性,但也因成本攀升与系统脆弱性加剧等结构性难题,削弱了自身的可持续性,加剧盟友在产业链中的职能分化与对美依附,并推动全球防务产业链向碎片化方向演进。

[关键词] 特朗普 2.0 国防供应链 产业政策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佳霖,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15(2026)02-0053-29

国防供应链是维持国家战备与战略威慑能力的基础性支柱,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核心组成部分。同一般商业供应链相比,国防供应链直接关联国家安全与战备体系,其首要目标在于保障关键装备和物资的持续供应,政府在资源配

* 本文系 2023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3ZGC009)和 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4BGJ053)的阶段性成果。

置、伙伴选择和风险管控等方面往往发挥更多主导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奉行“效率优先”的供应链逻辑,更多依赖全球化与市场机制来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和安全环境恶化,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美国开始推动优化国防供应链政策,本质上是通过重构供应链结构和治理模式,将其转化为服务战备需求与大国竞争的工具。2012年,奥巴马政府发布《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首次将供应链安全视为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利益之一。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全面升温、“美国优先”思潮兴起,美国逐渐将对华供应链依赖视为“战略风险”。^① 2017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系统评估国防工业基础,标志着国防供应链安全上升为独立的战略议题。此后,特朗普政府持续扩大对中国产品的限制,推动国防工业体系的本土转向;拜登政府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韧性”与“多元化”的供应链战略取向;2025年以来,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持续强化对国防供应链的战略干预,推动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从“韧性建设”向“战略控制”转型,在关键矿产、军工采购等领域频繁出台强化措施,中美围绕战略物资与产业链控制的博弈持续升温。总体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体现出更加鲜明的国家安全逻辑,反映出大国博弈格局下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正从短期危机应对向长期战略管控演变。

针对近年来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的调整和演进,国内外学术界与战略界已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探索,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类议题:一是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与供应链脆弱性;^②二是美国国防供应链的政策路径与制度设计;^③三是

^①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2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22, <https://www.uscc.gov/annual-report/2022-annual-report-congress>, pp. 291 ~ 334.

^② 参见丁思齐:《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国防工业的困境与重振前景》,《美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第210~234页;Bradley Martin, “Supply Chain Uncertainty Building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Impending Threats,” December 4, 2024,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2558-1.html; David Levene, “Causes of Vulnerabilities and Key Threats to Defense Supply Chains,” June 6, 2025, <https://www.airuniversity.af.edu/Wild-Blue-Yonder/Articles/Article-Display/Article/4207857/causes-of-vulnerabilities-and-key-threats-to-defense-supply-chains/>.

^③ 参见孙成昊、申青青:《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美国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3~137页;崔磊:《拜登政府重振国防工业基础的路径、动机和前景》,《和平与发展》2024年第3期,第1~30页;李冲、陈兆源:《美国构建供应链联盟的进展、类型与前景》,《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6期,第32~46页。

供应链政策转向的战略意涵。^① 既有研究不仅从宏观层面勾勒了美国战略转型的总体框架,也从制度安排与盟友协作等中微观层面揭示美国国防供应链体系的运行机制与现实约束。既有研究多以拜登政府的“韧性建设”与“去风险”战略为分析核心,但对特朗普 2.0 时期的政策动向尚未给予充分关注。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压力叠加、全球地缘风险持续发酵以及特朗普重新执政的背景下,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也面临新调整,对美国产业布局、盟友关系及大国竞争格局的影响亦值得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拟重点分析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调整的主要特征,探讨其演进背后的战略动因,并评估其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以期理解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演变提供新视角。

一、特朗普 2.0 以来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的延续与调整

同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 2.0 时期的国防供应链政策延续与调整并存。特朗普 2.0 时期延续了拜登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与关键领域布局,继续以《国防生产法》、供应链审查和战略投资为主要抓手,推动供应链韧性建设并强化政府在国防产业链中的主导作用。然而,两届政府的侧重点和执行路径有所不同:拜登政府更强调韧性与多元化,主张通过多边分散风险降低对外依赖;而特朗普 2.0 政府则更突出安全与控制,在手段上更多依赖行政干预与国内动员,通过强化联邦干预、优化制度流程、完善风险治理和重塑全球布局,力图全面加强美国在全球防务体系中的战略主导权。

(一) 政策主体:增强行政干预,夯实国家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开启了对国防供应链加强政府干预的进程。2021 年 2 月,拜登签署第 14017 号行政令,要求对关键供应链开展审查。国防部报告指出,美国国防

^① 参见李淑俊、王小明:《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00 ~ 129 页;丁思齐、刘国柱:《国防韧性建设:美国国防战略的新议程》,《国际论坛》2023 年第 5 期,第 96 ~ 117 页;Becca Wasser and Philip Sheers, “From Production Lines to Front Lines: Revitalizing the U. 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Future Great Power Conflict,” April 3, 2025,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from-production-lines-to-front-lines>。

供应链存在来源过度集中、对外依赖较强、基础能力不足等结构性弱点,建议通过强化政府采购、加大技术投资、加强盟友协作等方式,在提升本土产业能力的同时,构建更具“韧性、多样性与安全性”的供应链体系,^①由此开启了拜登政府自上而下重振国防工业基础的进程。拜登政府在利用已有机制的同时,积极创立各种新机制,增强国防工业的竞争力和自给自足能力:一方面,频繁援引冷战时期的《国防生产法》对国防领域关键材料与相关产业环节实施干预;另一方面,推动《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新的产业政策工具落地。总的来看,拜登政府在国防供应链领域的一系列举措着眼于补齐国防工业基础的短板,初步确立了政府主导的供应链干预逻辑。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延续既有法律框架与政策工具的同时,在政策执行上更主动地掌控国防供应链核心环节,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国防产业链条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对国防供应链的控制由此呈现出更加集中和强硬的趋势。

第一,通过行政命令和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既有法律制度对行政权力的实际约束效果。2025年3月,特朗普政府撤销拜登政府依据《国防生产法》作出的将其适用范围扩展至绿色能源技术的行政决定,将太阳能电池板、热泵等项目移出适用范围,转而聚焦于弹药、矿产等传统安全领域,表明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该法案作为强化国防供应链、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工具。^②5月,特朗普在该法授权框架内,援引豁免或特别动员条款,放宽《国防生产法》中对弹药、导弹及关键矿产等项目在资金额度和交付周期上的既有限制,扩大国防部在紧急资金使用上的操作空间,提高资金调用的灵活性。^③该举措为美国在危机条件下快速动员资源、采购军备提供了保障,为加强供应链控制扫清制度障碍。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curing Defense-Critical Supply Chains: An Action Plan Developed in Response to President Biden’s Executive Order 14017,” February 22,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Feb/24/2002944158/-1/-1/1/DOD-EO-14017-REPORT-SECURING-DEFENSE-CRITICAL-SUPPLY-CHAINS.PDF>.

② Anshu Siripurapu, “What Is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May 22, 2025, <https://www.cfr.org/in-brief/what-defense-production-act>.

③ “Presidential Waiver of Statutory Requirements Pursuant to Section 303 of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of 1950: Reviv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Munitions and Minerals,” May 23, 2025,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5/06/04/2025-10322/presidential-waiver-of-statutory-requirements-pursuant-to-section-303-of-the-defense-production-act>.

第二,显著提升联邦政府在关键矿产开发与管理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政府对国防供应链上游环节的直接干预。2025 年 3 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援引《国防生产法》要求联邦政府优先开发境内关键矿产资源,并提供资金、贷款等直接支持,^①加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随后,特朗普签署“释放美国近海关键矿产和资源”行政令,加快海底与外大陆架资源开发。10 月,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双边关键矿产协议,标志着重塑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里程碑式举措”出台。^② 尽管此轮美澳矿产协议尚未公开全部细节,但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显示,多个关键项目已获得国防部资助与进出口银行融资支持,涉及政府直接投资、财政支持与产业规划。^③ 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政策手段强化对关键矿产获取与加工环节的控制力度,提升政府在国防供应链上游的实际干预水平,并由此构建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供应链调控机制。

第三,以直接持有战略企业股份的方式,强化政府资本对关键产业的控制。2025 年 7 月,美国国防部宣布与美国最大稀土生产商 MP Materials 公司建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以 4 亿美元购买该公司 15% 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向其提供贷款和价格保障以稳定市场条件。通过股权介入的方式,美国国防部实现了对国防供应链上游节点的实质性控制。^④ 8 月,特朗普政府投资 89 亿美元购买英特尔公司 9.9% 股份,以支持其在美国本土的先进芯片制造。^⑤ 9 月,美联邦政府与美洲锂业公司就能源部贷款重组计划展开谈判,讨论通过认股权证或直接股权认购的方式获取该公司 10% 的股份,并对其位于内华达州的锂

① Jarrett Renshaw and Ernest Scheyder, “Trump Invokes Emergency Powers to Boost US Critical Minerals Production,” Reuters, March 20,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trump-says-us-sign-minerals-deal-with-ukraine-shortly-2025-03-20/>.

② Amy Rotman, “US-Australia Critical Minerals Pact Signals Strategic Shift in Supply Chain Security,” The Assay, October 20, 2025, <https://www.theassay.com/articles/us-australia-critical-minerals-pact-signals-strategic-shift-in-supply-chain-security/>.

③ 《美澳签关键矿物协议,特朗普“一年后”会得到很多稀土吗?》,澎湃新闻,2025 年 10 月 21 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819515。

④ Tom Moerenhout, “MP Materials Deal Marks a Significant Shift in US Rare Earths Policy,” July 11, 2025,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mp-materials-deal-marks-a-significant-shift-in-us-rare-earths-policy/>.

⑤ “Intel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 Reach Historic Agreement to Accelerate America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Leadership,” August 22, 2025, <https://www.intc.com/news-events/press-releases/detail/1748/intel-and-trump-administration-reach-historic-agreement-to>.

矿项目提供高达22.6亿美元的融资支持,^①从而大幅提升政府对企业资源配置与生产决策的影响力。上述举措表明,联邦政府正由过去的拨款支持转变为关键产业的战略投资者,在关键领域的产业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干预作用。^②

(二) 政策流程:简化制度流程,推进高效快速动员

为应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供应压力、提升军品交付的速度与稳定性,拜登政府在国防供应链流程上通过制度创新与多边合作来提升采购效率。在制度创新方面,拜登政府相继成立对外军售工作小组与持续流程改进委员会、战略资本办公室、联合生产加速小组以及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等机制,从军售流程治理、引入社会资本推动技术创新、打通产能瓶颈与跨部门统筹协调四个方向提升国防供应链运行效率。在多方合作方面,拜登政府积极深化与盟伴国家的合作,提升在联盟框架下的采购效率,主要举措包括依托北约后勤采购局实施联合采购以压缩周期、降低成本;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内对英澳设立出口加速许可通道;借助“印太经济框架”等经济协定稳固上游供给,提高供应链韧性与效率等。特朗普2.0时期在延续拜登政府提升采购效率这一总体目标的同时,更强调以行政令直接推动流程简化和快速交付,塑造以效率优先和战时响应为核心的采购流程模式,服务长期战略竞争需求。

首先,在采购流程上体现“效率优先”的政策取向。2025年4月9日,特朗普签署“改革对外军售以提升速度与问责”行政令,要求就对外军售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明确缩短审批周期、压缩从合同签署到交付的时间,并强化流程透明度和问责机制。^③4月15日,特朗普签署“恢复联邦采购常识”行政令,要求对《联邦

① Ernest Scheyder and Jarrett Renshaw, “Trump wants piece of company in charge of America’s biggest lithium mine,” Reuters, September 2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utos-transportation/trump-administration-seeks-equity-stake-lithium-americas-amid-loan-talks-2025-09-23>.

② Hannah Northey, “Inside Trump’s foray into mineral ownership,” E&E News, October 8, 2025, <https://www.eenews.net/articles/inside-trumps-foray-into-mineral-ownership/>.

③ The White House, “Reforming Foreign Defense Sales to Improve Speed and Accountability,” April 9,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forming-foreign-defense-sales-to-improve-speed-and-accountability/>.

采购条例》进行全面改革,以减少繁琐的流程,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① 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发表讲话,对国防部下一阶段采购改革作出总体部署,要求将传统国防采办系统转变为面向联合作战的战时采办系统,加速向一线部队交付关键作战能力。^② 由此可见,美方已将交付速度提升为首要优先事项。

其次,在采购理念上强调“商业优先”,鼓励优先采购成熟的商业现货和开放式架构解决方案。为提升国防体系的快速适配能力,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动在国防采购中广泛使用商业现货用于国防建设,以减少研发周期、降低采购复杂性,从而在面对突发冲突或危机时能够快速补充战备物资,提升装备交付的速度与灵活性。^③ 赫格塞思在11月7日的讲话中也呼吁私营部门对军工产业展开大规模投资,并称将成立专职的交易团队以辅助国防部的武器采购工作。^④ 12月6日,赫格塞思在阐述即将出炉的新版国防战略时进一步强调,提升美国整体国防生产能力的关键在于摆脱当前竞争不足的国防工业基础,转向构建更加多元动态的供应商生态,并将商业化投资与美国快速扩产能力相结合。^⑤ 商业成熟产品技术与国防采购体系的快速对接不仅大幅压缩从立项到交付的周期,也提升军工产业链在战备条件下的动员灵活性,促使美国国防供应链从传统少数大型承包商主导向更开放、动态化的产业生态模式转变。

(三) 政策规制:重塑风险治理,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

过去,美国国防部对于供应链及其风险管理的关注多局限于物流视角,忽视

① The White House, “Restoring Common Sense to Federal Procurement,” April 1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storing-common-sense-to-federal-procurement/>.

② U. S. Department of War, “Secretary of War Announces Acquisition Reform,” November 10, 2025, <https://www.war.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4329487/secretary-of-war-announces-acquisition-reform/>.

③ Peter Suci, “White House Orders Federal Agencies to Buy Off-the-Shelf Tech to Slash Spending,” Clearance Jobs, May 7, 2025, <https://news.clearancejobs.com/2025/05/07/white-house-orders-federal-agencies-to-buy-off-the-shelf-tech-to-slash-spending/>.

④ U. S. Department of War, “Secretary of War Announces Acquisition Reform,” November 10, 2025, <https://www.war.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4329487/secretary-of-war-announces-acquisition-reform/>.

⑤ U. S. Department of War, “Hegseth Outlines New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During Speech at Reagan Library,” December 6, 2025, <https://www.war.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4351527/hegseth-outlines-new-national-defense-strategy-during-speech-at-reagan-library/>.

武器系统研发和生产阶段的全链条风险,导致供应链透明度不足。^①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审查举措迈出实现供应链可视化的第一步,表明政府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正由“及时响应”转向“以防万一”。^② 2021年1月,拜登签署“购买美国货”行政令,表明美国政府有意重建国防供应链,从国家安全角度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透明度。^③ 同时,拜登政府不断完善法规约束、强化合规要求、加大监管力度,以确保国防供应链安全。2024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最终规则,修改《国防联邦采办条例补充》,要求逐步提高国防采购产品的国产含量门槛,并提高供应链可追溯性和透明度。^④ 3月,发布《国防工业基地网络安全战略》,旨在提高美国国防供应商和生产商的网络安全。^⑤ 上述举措体现出拜登政府已初步采取制度化、标准化手段抬升供应链承包商准入门槛,将国防供应链纳入更为清晰可控的治理轨道,以降低关键环节的战略依赖与潜在风险。

相比之下,特朗普2.0时期对国防供应链的风险管控展现出更强的执行导向与系统整合倾向。通过将国家安全逻辑嵌入采购流程、扩大对中间环节的审查范围、设定合规门槛等方式引导供应商行为,推动国防供应链风险管理走向“全链条”化。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拜登政府通过强化采购法规和提升承包商合规义务控制国防供应链的思路,持续强化对供应链上游的风险审查与政策干预。2025年4月,白宫指示商务部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加工型关键矿产及其衍生品”发起国家安全调查,评估相关进口矿产对国防产业体系

① Nicholas Jordan and Jennifer Mapp, “In the Dark: How the Pentagon’s Limited Supplier Visibility Risks U. S. National Security,” War on the Rocks, June 14, 2023,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3/06/in-the-dark-how-the-pentagons-limited-supplier-visibility-risks-u-s-national-security/>.

② “Takeaways from President Biden’s Supply Chain Plan for 2022,”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akeaways-president-bidens-supply-chain-plan-2022>.

③ Stephanie Smith, “Defense Supply Chain for Government Contractors is Under Microscope,” April 7, 2021, <https://rsmus.com/insights/industries/government-contracting/defense-supply-chain-for-government-contractors-is-under-microsc.html>.

④ Jacqueline K. Unger, “What DOD’s Final DFARS Rule Means for Defense Contractors,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Protecting the Nation’s Supply Chain,” Piliro Mazza, March 13, 2024, <https://www.pilieromazza.com/what-dods-final-dfars-rule-means-for-defense-contractors-american-manufacturing-and-protecting-the-nations-supply-chain/>.

⑤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ybersecurity Strategy 2024,” March 21, 2024, <https://dodcio.defense.gov/Portals/0/Documents/Library/DIB-CS-Strategy.pdf>.

的潜在威胁,并酝酿通过关税与进口许可制度加以限制。^① 此举突出了对上游环节的管控,确保从原材料层面识别并应对潜在风险。另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下游环节实施更高强度的合规监管,重点聚焦信息安全领域。2025 年 9 月,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加速审批通过《国防联邦采办条例补充》的最终规则,强制要求国防承包商执行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 2.0 标准,意味着网络安全成熟度已成为国防承包商的硬性门槛,未获认证的公司将无法参与投标或履行相关合同。此外,网络安全义务不仅限于主承包商负责承担,其下游分包商乃至整个供应链都必须履行,以确保政府能对所有涉及国防敏感信息的实体的问责。^② 该做法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正加强对分包商、中级供应商等“薄弱环节”的管控,从而提高整个国防工业基础的网络安全水平。特朗普第二任期还通过征收“转运关税”和“原产地关税”的方式,配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企业与第三方国家的供应链合作。该政策将矛头指向通过第三国转运以规避关税的中国产品,旨在彻底阻断中国产品经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进入美国的渠道。

(四) 政策布局:推进盟友角色分化,强化“印太”前沿部署

在全球国防供应链布局方面,美国政府发起的“友岸外包”战略是美国推进全球供应链重塑计划的重要抓手。^③ 拜登政府将重塑美国持久优势作为核心命题,依托民主国家联盟构想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印太”战略两大联盟体系,并推动二者形成紧密联动态势。^④ 具体而言,拜登政府一方面高度重视跨大西洋协调,通过北约和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推动在弹药生产、关键零部件和标准制定等领域的协同;另一方面,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强化与“印太”盟友在关键矿产、物流与清洁能源供应方面的合作。总体看,拜登政府的国防供应链布局更注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Ensures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Through Section 232 Actions on Processed Critical Minerals and Derivative Products,” April 1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4/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ensures-national-security-and-economic-resilience-through-section-232-actions-on-processed-critical-minerals-and-derivative-products>.

^② Liza Craig et al., “DOD Final Rule Incorporates CMMC 2.0 Into DFARS,” Goodwin, September 23, 2025, <https://www.goodwinlaw.com/en/insights/publications/2025/09/alerts-otherindustries-dod-final-rule-incorporates-cmmc-20-into-dfars>.

^③ 黄焯菁、徐昊:《美国“友岸外包”战略的演进、特征与发展趋势》,《国际关系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70 页。

^④ 邢瑞利:《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评析》,《当代美国评论》2021 年第 3 期,第 41 ~ 47 页。

重欧洲与“印太”盟友之间的相对均衡,并通过多边合作提升供应链整体韧性。然而,特朗普 2.0 时期弱化了合作的价值观导向,更强调“美国优先”和联盟内部责任分担,将国防供应链布局的资源优先投向“印太”地区,并在跨大西洋方向要求欧洲提升自主产能、减少对美依赖,推动欧洲防务产业链走向相对独立与平行化。美国国防供应链布局由此逐渐呈现出以“印太”为前沿、欧洲为支援的特征。

在“印太”方向,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倾向于推动盟友嵌入其主导的国防工业网络,形成围绕关键矿产、零部件、维护保障与联合生产的功能分工,强化跨太平洋供应链的一体化趋势。2025年5月,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宣布“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首批项目启动,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美国优先”框架下深化美国主导国防工业基础合作的关键举措。^①另一方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同步推进“第二支柱”计划,在远程火力、量子计算、无人水下航行器和人工智能等高端前沿技术领域拓展合作。这一安排不仅有助于整合三国先进研究资源、加快新型作战能力的短期交付,也为把日本、韩国等“印太”关键盟友纳入具体合作项目提供制度平台,推动“第二支柱”由小范围技术协作走向区域性联合研发。^②此外,美国进一步深化与澳大利亚等关键盟友的合作,双方在导弹联合研发和生产方面的产业合作日益密切。2025年10月14日,美澳签署生产制导武器的《联合意向声明》,为联合开发与本地化生产关键远程打击能力铺平道路;^③10月20日,美澳签署85亿美元双边关键矿产协议,旨在确保关键矿产供应。上述安排表明,澳方不仅将在满足美方上游原材料安全“去中国化”方面承担重要职责,还将在高端武器成品供应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意图在亚洲打造“盟伴稀土供应链”。10月26—29日,特朗普分别在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日

^① Adam Kozloski and Markus Garlauskas, “In the Indo-Pacific, US Defense Industrial Partnerships Go Much Deeper Than AUKUS Submarines,” July 15,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in-the-indo-pacific-us-defense-industrial-partnerships-go-much-deeper-than-aukus-submarines/>.

^② Sang Hun Seok, “Expanding AUKUS Pillar 2: An Inclusive Indo-Pacific Alliance Structure,” July 16, 2024,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expanding-aukus-pillar-2-inclusive-indo-pacific-alliance-structure>.

^③ Australian Defence, “Australia and US Sign Guided Weapons Statement,” October 14, 2025, <https://www.australiandefence.com.au/news/news/australia-and-us-sign-guided-weapons-statement>.

本签署四项关键矿产协议,^①并在 31 日的七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上宣布美国将领导打造一个关键矿产生产联盟,以减少对华关键矿产的依赖。^②

相比之下,美国对欧洲在其国防供应链中的角色定位则更保守,特朗普第二任期力图在北约内部推行更加公平的联盟关系,要求欧洲减少对美国工业基础依赖、提升欧洲自身国防生产能力,推动既有跨大西洋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去分工化”。2025 年 6 月,北约发布新版《防务生产行动计划》,要求欧洲国家在弹药与基础物资方面承担更大产能责任,鼓励成员国通过签署多年期合同、扩展地理布局 and 减少单点依赖等方式,提升在长期冲突中的补给能力。^③ 随着美国对欧洲盟友安全保障的意愿和投入下降,欧洲国家也开始调整对美依赖。这一趋势在 2025 年 3 月欧盟启动“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进程后加速显现。该计划旨在推动成员国在国防领域联合投资、联合采购,并扩大本地化产能,以降低对美制武器的依赖。在此背景下,德国、波兰等国相继宣布放弃部分 F-35 战斗机采购订单,转向发展本国或欧洲联合研发的武器系统。^④ 由此,特朗普 2.0 时期逐步构建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印太”防务供应网络,既缓解美方在供应链上的结构性短板,也提升区域盟友在美国防务体系中的战略参与度。

二、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演进的动因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演进是在国家安全逻辑主导下,国内产业政治、联盟体系调整和对华战略博弈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内层面,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与民粹主义高涨交织,推动特朗普政府以军工制造业回流

① Alex Kimani, “Trump Signs Flurry of Rare Earths Deals in Asia,” Yahoo, October 29, 2025,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trump-signs-flurry-rare-earths-210000490.html>.

② Mike Blanchfield, Zi-Ann Lum and Graham Lanktree, “Canada Leads G7 Bid to Loosen China’s Hold on Rare Earths,” Politico, October 29,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10/29/canada-g7-china-rare-earths-00628919>.

③ NATO, “Updated Defence Production Action Plan,”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6518.htm.

④ 《欧洲装备采购倾向“欧洲制造”》,新华网,2025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news.cn/milpro/20251013/7104734f716c4aa9a87d221cf6c1dc3f/e.html>。

作为政治动员与经济复兴的抓手;随着战略重心转移,美国推动联盟体系的安全责任分担与产业功能重构,意图通过构建区域性国防供应链来强化对“印太”前沿的控制与应对能力。最后,在大国博弈和战备逻辑主导下,美国进一步加快推进“去中国化”战略,通过摆脱在核心原材料和关键工业环节上的对华依赖,削弱潜在对手对美国防务体系的制约能力。总体看,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演进体现了在有限资源与地缘挑战并存背景下的战略重构逻辑,反映出美国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高度融合。

(一) 民粹政治下的军工制造业回流

就国内层面而言,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的演进与其制造业困境和民粹主义浪潮密切相关。军工制造作为国防供应链中的下游环节,承担装备交付任务,对提升整个国防体系的战略韧性与自主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特朗普认为,美国面临产业空心化、供应链受损和对外依赖加剧等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致力于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① 由此,特朗普借助民粹主义政治叙事,将制造业回流与国家安全相结合,推动以军工制造业为核心的战略性供应链重构。

20世纪40—7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一度占全球总量近50%,为冷战时期的工业实力与军备建设提供坚实支撑。然而,随着70年代末全球化浪潮兴起,美国逐步放松对制造环节的本土投资管控,推动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大规模转移。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主张削减工业监管、放松资本流动限制,加剧美国制造业“脱实向虚”趋势。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自1979年制造业就业达到峰值的近2000万人后,此后几十年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到2019年已减少至1280万人左右,回落幅度达35%。^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治精英开始反思制造业外包弊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均将制造业回流作为施政重点,通过推行产业立法、收紧“购买美国货”条款,优化创新生

^① 赵明昊、仇家畅:《应对竞争性多极世界: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初探》,《当代美国评论》2025年第3期,第71页。

^② Katelynn Harris, “Forty Years of Falling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https://www.bls.gov/opub/btn/volume-9/forty-years-of-falling-manufacturing-employment.htm>.

态、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等方式,多管齐下推动制造业回流。^① 尽管各届政府不断强调“制造业复兴”,却并未解决美国供应链结构性困境。2021 年以来,美国供应链危机愈演愈烈,半导体短缺、港口拥堵与关键矿产依赖等问题频发,暴露出核心产业链空心化的系统性风险。

美国制造业流失不仅造成本土就业岗位锐减,更加剧地区经济失衡与社会撕裂。在“铁锈地带”等传统工业区域,工厂关闭与人口外迁导致大量社区陷入经济困境,造成公共服务削减与阶层固化,民粹主义兴起。从选举政治角度看,美国军工制造项目在地域分布上与“铁锈地带”高度重合。以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俄亥俄等州为代表的“铁锈州”,既是军工企业聚集区,也是劳工阶层集中区,更是特朗普选举战略中的关键票仓。特朗普在两次大选中正是以“振兴制造业”和“美国优先”的叙事成功吸引上述选民群体广泛支持。因此,联邦政府将军工订单投向上述地区,既可带动高薪就业、稳定基层经济,又有助于巩固保守派选民基本盘。此外,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建立在对“他者”不信任之上,^②军工产业作为“美国制造”与“国家复兴”的象征,被民粹主义政治赋予了高度的意识形态意义。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领导者,将包括军工复合体在内的企业资本主义精英视为“自由和真正美国人民的捍卫者”,^③并将军工产品宣传为“美国制造”复兴的代表,在意识形态上迎合国内右翼民粹力量,为国防供应链政策调整提供了舆论合法性。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同一般消费品制造业相比,军工制造业本身具备更强的战略属性和国家安全色彩,更容易获得联邦政府的优先投入与立法保护。正因如此,在近年来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日益交织的背景下,美国开始在关键制造业和战略性技术领域推动工业政策回归本土,由此导致“政策导向型回流”在

① 宫小飞、袁征:《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实施效果与制约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52 ~ 57 页。

② Ihsan Yilmaz and Raja M. Ali Saleem, “Military and Populism: An Introduction,” April 26, 2021, <https://www.populismstudies.org/military-and-populism-an-introduction/>.

③ Charles Derber and Yale R. Magrass, *Who Owns Democracy?: The Real Deep State and the Struggle Over Class and Caste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军工产业中表现尤为显著。^①同消费品制造业相比,军工制造业与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战略动员关系更为密切。例如,通过《国防生产法》《国防授权法案》等政策工具,联邦政府能够直接调配资本、重组生产链条并优先采购关键产品,加速推动本土军工制造能力恢复与提升。由此可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重视国家安全的逻辑推动下,军工制造业回流既回应了民粹政治的国内需求,也为联邦政府强化对国防供应链的干预提供了战略合法性和实践路径。

(二) 战略转向下的联盟体系重组

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的演进深受其全球战略重心调整与联盟体系重组的驱动。美国盟友在工业能力、地缘通道与制度框架等方面为其全球供应链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撑。随着战略重心转移,美国重新定义不同区域盟友在安全与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在此过程中,特朗普以“责任分担”逻辑重塑盟友关系,并将关键盟友纳入国防供应链体系,促使全球国防供应链布局向“印太”地区倾斜,服务其日益聚焦的大国竞争目标。

近年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持续东移至“印太”地区。奥巴马执政时期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传统盟友的合作,提升美国在亚太主导地位。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加大在“印太”地区的投入,明确将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并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延续对华竞争思路,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制度性合作。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在沿袭地缘重心东移的传统路径的同时,逐步从欧洲事务中抽身,要求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并借“责任分担”重塑盟友关系,以减少自身战略资源消耗。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美国当前的核心任务是推行“美国优先”下“本土与西半球优先、印太聚焦遏制、欧洲有限介入”的战略格局,标志着美国国防战略重心的又一次重要转向。^②

^① Jostein Hauge, Bruno Houtzager and Alessandro Julian Hörmann,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Industrial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Geoforum*, Vol. 166, November 2025.

^② Paul Mcleary and Daniel Lippman, “Pentagon Plan Prioritizes Homeland over China Threat,” *Politico*, September 5,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9/05/pentagon-national-defense-strategy-china-homeland-western-hemisphere-00546310>.

美国战略转向也加速了联盟体系重组和分工。传统上,美国联盟体系运作的基本规则是美国通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来换取盟友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支持与配合。这种安排强调多边协商机制与集体防御原则,成为冷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特朗普却利用美国和盟国之间的不对称依赖关系,要求盟友为美国的安全保护“付费”,使联盟被重新定义为以“利益回报”为核心的战略交易。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交易式同盟逻辑导致美国对不同区域的联盟运作呈现差异化策略:一方面,不再主要专注于欧洲安全,而是试图以“有限介入”重新定义其北约角色,并将欧洲安全责任逐步转嫁给欧盟与德法等欧洲大国,导致跨大西洋安全责任分工的系统性重构;^①另一方面,不断提升“印太”在美国战略排序中的地位,特朗普 2.0 时期的“印太”联盟将延续“应对中国威胁”的核心特征,要求盟友发挥更多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时注重“第二岛链”层面的防御,以集中有限资源实施离岸制衡的效益最大化,^②由此形成的亚太联盟呈现出议题驱动、功能化、灵活参与的特征,并更多服务于美国自身的战略竞争事项。

美国的联盟体系不仅承担着安全合作和战略防御功能,也为美国国防供应链的运作提供了关键支持。美国通过在盟国驻军、建设基地与工业合作等方式将战略资源投射至前沿区域,并在战时维持补给与生产的连续性。伴随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战略资源的精简与重新布局,反映出以“战略支点”为特征的部署理念,即选择性地在关键地区维持小规模但高效能的军事存在,通过控制关键通道、技术与能力制高点或冲突前沿,实现对更大区域战略影响力延伸,^③导致国防供应链重心进一步向“印太”倾斜。在这一框架下,美国对欧洲和亚太盟国的国防供应链政策采取差异化安排:一方面,为确保美军在

① 孙成昊、李佳霖:《特朗普 2.0 时代重塑北约防务分担的特征、动因及影响》,《和平与发展》2025 年第 4 期,第 30 ~ 59 页。

② 《特朗普 2.0 的印太盟友政策取向:发展趋势与实施路径》,复旦发展研究院,2024 年 11 月 28 日, <https://fdi.fudan.edu.cn/ba/c5/c21253a703173/page.htm>。

③ Stephen Peter Rosen, “A Better Way to Defend America: Base More U. S. Forc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and Fewer in Asia and Europe,” *Foreign Affairs*, March 14,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better-way-defend-america>.

第一岛链附近能够快速获得补给、减少战略资源远程运输风险,特朗普2.0时期开始大力推动与“印太”盟友在国防工业生产、维修保障和供应链节点建设方面的合作,从而既能在冲突爆发前形成威慑,又能在冲突发生后控制战局,促使国防供应链布局朝向区域聚焦与前沿部署演进;另一方面,随着战略优先级相对下降和资源约束加剧,特朗普2.0时期更强调通过“责任分担”推动欧洲提升自主产能,从而降低自身在欧洲方向的长期供给负担,并为“印太”布局释放产业与财政资源。“印太”由此成为美国国防供应链布局的重点区域。

(三) 战备逻辑下的“去中国化”需求

为推动对华战略竞争,近年来,美国不断提升战备水平,却暴露出国防工业基础缺乏规模化、持续化能力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在关键矿产等核心原材料上仍大量依赖中国供应,导致美军在高端装备的持续生产方面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促使特朗普2.0时期通过国家层面的主动政策弥补防务工业体系的弱点,推动“去中国化”进程以提升美国国防供应链自主性。

二战后至今,美国一直从国家安全高度把战备放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①随着科技革命不断发展,无人机等智能化装备有取代传统主战装备之势,形成全新作战逻辑,未来的战争将不仅是战术和技术竞争,更是工业产能和供应链韧性的较量。^②因此,强大的物流能力和国防工业基础是美国在未来潜在“持久战”中的取胜关键。^③美方认识到,国防工业的战备能力必须与未来可能爆发的长期冲突相匹配,这意味着不仅要实现科技快速更新,还需具备持续的生产和补给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提升供应链产能与韧性已成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④因此,供应链安全已不仅上升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还成为连通美国国内政治与

① 石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18页。

② Eric Schmidt and Greg Grant, “The Dawn of Automated Warfa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e the Key to Victory in Ukraine—and Elsewhere,”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2,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dawn-automated-warfare>.

③ David Brand and Nora Bensahel, “America is not Prepared for a Protracted War,” *War on the Rocks*, December 4, 2024,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4/12/america-is-not-prepared-for-a-protracted-war/>.

④ Cynthia R. Cook, “Industrial Roadblocks: Producing at Scale and Adopting New Technologies,” September 16,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apter-14-industrial-roadblocks-producing-scale-and-adopting-new-technologies>.

对外政策、服务美国经济技术发展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最终实现霸权护持的重要保障。^①

在持续提升战备水平的背景下,美国暴露出国防工业基础在规模化与持续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性短板。在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体系中,稀土作为高端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其供应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运行基础与国防安全的战略保障能力。然而,在全球稀土产业高度集中的格局下,美国的稀土产业对中国存在深度依赖。^② 首先,从资源与产量角度看,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中国的稀土氧化物储量约 4400 万吨,占全球储量的 48%,2024 年稀土矿产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69.2%。^③ 中国同时控制着全球约 90% 乃至更高比例的稀土分离与冶炼能力,成为全球稀土精炼加工的核心国家。^④ 其次,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中国具备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控制能力。中国不仅在上游采矿端占据优势,还在提纯、冶炼等中游环节和永磁体、合金、电子元器件等下游制成品环节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在镨、铽等重稀土元素的加工能力上几乎形成垄断地位。^⑤ 因此,美国国防供应链对华依赖严重。数据显示,美国在 2020—2023 年期间约 70% 的稀土进口来自中国,^⑥ 而美军多达 78% 的武器系统依赖含有中国供应链的关键矿产。^⑦ 因此,一旦关键材料供应链中断,美

① 王浩、宋天阳:《统合内政 - 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美国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82 ~ 112 页。

② 张文静:《大国战略竞争下美国的稀土政策》,《当代美国评论》2025 年第 3 期,第 108 页。

③ Arendse Huld, "Rare Earth Elements: Understanding China's Dominance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China Briefing, August 29, 2025,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s-rare-earth-elements-dominance-in-global-supply-chains>.

④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Finding and Processing Rare Earths Outside of China," May 21, 2025, <https://nam.org/finding-and-processing-rare-earths-outside-of-china-34055/>.

⑤ Gracelin Baskaran and Meredith Schwartz, "Developing Rare Earth Processing Hub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July 28,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veloping-rare-earth-processing-hubs-analytical-approach>.

⑥ Bruno Venditti, "Charted: Where the U. S. Gets Its Rare Earths From," Visual Capitalist, May 1, 2025, <https://elements.visualcapitalist.com/charted-where-the-u-s-gets-its-rare-earths-from>.

⑦ "78% of US Military Weapon Systems Vulnerable to China's Critical Mineral Dominance," May 1, 2025, <https://theorengroup.com/commodities/rare-earths/78-of-us-military-weapon-systems-potentially-vulnerable-to-china-critical-mineral-dominance/>.

国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风险。^①此外,随着近年来中美博弈加剧,稀土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对美优势成为中国在美国对华贸易与科技竞争中的重要战略杠杆。2025年4月,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对包括镓、锑、钨、钽、铟、铋等七种两用性稀土元素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作为对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②在美方看来,单靠市场力量难以解决以上问题,亟须针对性的政府投资来打破中国的垄断地位并削弱其地缘政治影响力。^③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嵌入美国国防供应链对美国造成三大风险:一是利用供应商身份非法窃取美国防技术,二是通过限制关键部件出口使美国国防供应链陷入瘫痪,三是通过秘密植入硬件芯片实施远程监控和破坏。^④因此,只有在保持技术领先的同时确保规模化、快速的生产能力,美国才可能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维持军事优势。为此,特朗普2.0时期将“去中国化”作为重塑国防供应链的核心目标之一,在强化国内关键矿产勘探、开发和加工能力的同时,致力于发展替代性供应链,推动稀土加工和供应产地多元化,并频繁以关税升级、投资限制、技术封锁、物流管制等报复性政策回应中国在稀土领域的管制行动。

三、特朗普2.0时期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面临的挑战

特朗普2.0时期国防供应链政策的调整是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与国际产业格局重构双重压力下被动应对与主动塑造的结合,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与维系国际合作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美国军工体系大型承包商路径依赖严重、响应动力不足,中小供应商则受制于制度门槛与市场不确定性,难以有效承接政策目标,导致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的落实难度显著提升。同时,美国必

① U. 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Critical Materials: Action Needed to Implement Requirements That Reduce Supply Chain Risks,” September 10, 2024, <https://www.gao.gov/products/gao-24-107176>.

② Gracelin Baskaran and Meredith Schwartz,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New Rare Earths Export Restrictions,” April 14,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nsequences-chinas-new-rare-earths-export-restrictions>.

③ Aidan Powers-Riggs et. al., “Beyond Rare Earths: China’s Growing Threat to Gallium Supply Chains,” July 17,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eyond-rare-earths-chinas-growing-threat-gallium-supply-chains>.

④ Yuichiro Kakutani, “U. S. Must Extract China from Defense-Industry’s Supply Chains,” August 19, 2025,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commentary/us-must-extract-china-defense-industrys-supply-chains>.

须借助盟友体系、依托跨国协同来提升国防工业的整体韧性与技术优势,避免其面临制度标准、技术转让与信任建构等障碍。此外,美国在关键原材料与基础制造环节高度依赖中国供应,使其战略自主性受到制约。

(一) 国防承包商和供应商消极响应加剧政策执行难度

特朗普 2.0 时期的政策导向与军工承包体系长期形成的全球化采购惯性发生结构性冲突,并给中小型供应商的政策响应带来挑战,造成政策执行的显著阻力。一方面,出于成本、效率与现有商业网络考量,美国国防承包商仍倾向于维持现有全球采购结构,普遍对供应链政策调整持消极态度。第一,在实际运营层面,主承包商更倾向于与美国本土大型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仅因为大企业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能够以更低的单位成本提供材料与部件,更关键的是它们已高度融入现行国防采办体系,拥有成熟的流程合规能力与制度适应性。^① 然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动“去集中化”的政策导向下,主承包商被要求引入新的供应主体以分散风险、填补产能缺口。相较而言,引入新的替代厂商、尤其是尚未完全进入采办体系的中小企业,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初期协调成本,也可能面临交付能力、质量控制和合规透明度等多重不确定性。第二,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等安全法规的收紧,一级承包商被迫将管理重心下移至庞大的分包商与供应商网络,这意味着不仅要建立更复杂的监控与认证机制,还需对大量下游企业进行合规追踪,从而带来高昂的监管成本和整合难度。美国米特网络安全公司 2025 年 5 月进行的一项国防采办调查显示,57% 受访的专业人士将采购流程的复杂性与灵活性缺失视为最大障碍,36% 的受访者指出成本型合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34% 的受访者则表达了对供应链可靠性的担忧。^②

另一方面,特朗普 2.0 时期将中小型供应商视为增强国防工业基础韧性、填

^① Kester Abbott, “Empowering Allies’ Defense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to Bolster Deterrence in Asia,” Pacific Forum, August 15, 2025, <https://pacforum.org/publications/yl-blog-147-empowering-allies-defense-industrial-capabilities-to-bolster-deterrence-in-asia/>.

^② MITRE, “MITRE Survey Highlights Persistent Challenge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in Defense Acquisition,” May 7, 2025, <https://www.mitre.org/news-insights/news-release/mitre-survey-highlights-persistent-challenges-and-emerging-opportunities>.

补关键零部件产能空缺的潜在力量,但在现有体制结构和市场环境下,中小型供应商往往面临合规压力、产能限制和地缘不确定性等多重挑战,实际参与意愿和能力均受显著制约。首先,合规门槛与制度复杂性构成中小企业迈入国防供应体系的首要障碍。现行国防采购规则繁杂,涉及大量合规审核、财务透明、知识产权让渡等要求,往往需要企业建立独立的成本核算系统、接受严格的审查流程。中小企业往往资源有限、经验不足,在与成熟供应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次,采购预测与需求波动的不确定性也是导致中小供应商响应乏力的关键因素。美国军方资料显示,许多专用物品所需的生产周期较长,国防公司在—个系统的零件采购、组装、测试和交付方面可能要耗费数年时间。因此,小型供应商尤其需要更早、更清晰地了解预测需求,从而更好地规划自身生产能力、原材料采购、预算和分包等要求。^①但国防部门的采购需求信号和订单规模不稳定的情况在现实中极为常见,导致小型供应商难以获得长期可预测的需求信息,削弱其持续供货能力。最后,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情况下,地缘政治驱动的关税对抗可能引发报复循环,导致关税政策反复调整、长期延续,使企业难以通过稳定的供应链规划或成本控制来对冲价格压力。^②

(二) 跨国协同面临标准与信任双重门槛

制度与技术标准存在分歧是美国及其盟友跨国协同的第一道障碍。首先,国防出口管制持续阻碍美国与亚洲主要国防伙伴的国防工业产能共享和技术开发。与民用物资基于市场的运行逻辑不同,国防工业资源往往和国家安全相关联,因此,多数国防企业主要依据本国政府制定的采购流程和出口审批制度运营,其出口则受到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与经济考量的管控,导致多国共同开发、生产与维护受到多重限制。^③对于美国而言,在“印太”地区维持有效集体威慑需

^① Chris Frye, “How to Attract Small Business Manufacturing Back to the DoD Supply Base,” ASRC Federal, January 16, 2025, <https://www.asrcfederal.com/chris-frye-how-to-attract-small-business-manufacturing-back-to-the-dod-supply-base/>.

^② 马雪:《特朗普2.0经济政策的效果及争议》,中美聚焦,2025年10月14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20251014/43999.html>。

^③ Abigail Rudolph and Steven Grundma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for Global Defense Resilience: Pathways for Action,” April 11,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trategic-insights-memos/industrial-integration-for-global-defense-resilience-pathways-for-action>.

向盟友转让关键技术以及部分立法授权,正是这些尚未解决的因素长期以来阻碍跨国防务产业体系深入整合。其次,跨境国防贸易的商业和监管体系效率低下进一步制约国防供应链协同。例如,《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初衷是在“美国技术和战略主导的时代”下严格规范军事物品和服务的传播,防止敏感技术扩散。但许多美国专家和官员都认为上述管制规定已不再适合美国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反而成为美国实现现代化升级的“最大障碍”。^① 最后,在国防人才与知识体系管理方面,美国国防部门和工业界存在巨大的知识和人才管理缺口,从而阻碍了跨境产业整合。一方面,在与国防工业相关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美国劳动力需求与合格专业人员的可用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②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内部负责采购和评估的官员普遍缺乏系统培训,难以判别盟友或合作伙伴在哪些环节具备优势资源,一味追求“自给自足”,导致自上而下的系统整合目标无法落实。^③

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战略互信缺失构成跨国协同的更深层障碍。就成员国之间看,“印太”地区国家尽管能够在推动供应链多样化与提升供应链韧性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但在市场开放、产业链配置等具体议题领域,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诉求歧异,从而削弱美国重构区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实际效果。^④ 此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仅削弱了美国对战后多边秩序的制度承诺,也动摇了盟友对美国战略稳定性的信心。特朗普在未与盟友充分协商的情况下,频繁对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等传统伙伴在内的国家发起“关税战”,加剧美国联盟体系的不确定性,令诸多国家对与美国合作的可持续性产生疑虑。从经济

① Tom Corben and William Greenwalt, “Breaking the Barriers: Reforming US Export Controls to Realise the Potential of AUKUS,” May 17, 2023, <https://www.ussc.edu.au/breaking-the-barriers-reforming-us-export-controls-to-realise-the-potential-of-aukus>.

② Abigail Rudolph and Steven Grundma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for Global Defense Resilience: Pathways for Action,” April 11,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strategic-insights-memos/industrial-integration-for-global-defense-resilience-pathways-for-action>.

③ James Hasik, “Friend-Sourcing Military Procurement: Technology Acquisition as Security Cooperation,” June 11, 20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friend-sourcing-military-procurement/>.

④ 孙海泳:《美国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布局、制约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6期,第55~56页。

影响看,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混乱将削弱企业信心,进而削弱对美投资。从政治影响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原本试图联合美、日、澳、印四国构建对中国主导供应链的替代方案,但在美国“交易优先”逻辑主导下,多边机制被边缘化,转而依赖双边协议推进关键矿产合作,最终削弱整体多边协调效力。^① 部分资源型国家虽然与美国签署了涉及关键矿产的双边贸易协议,但在美国关税压制与政策反复的背景下,难以建立稳定互信的合作基础,“信任赤字”成为横亘在盟友合作之间的隐性成本。^② 此外,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也加剧了全球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的竞争,民用产业链与军工体系争夺资源的态势加剧了产业协同的不确定性。^③ 总体而言,缺乏制度兼容性与战略信任的双重障碍,已成为限制美国构建跨国国防供应链网络的关键掣肘因素。

(三) 对华结构性依赖削弱国防供应链的战略可控性

尽管特朗普 2.0 时期强调对中国“去风险”,力图推动国防供应链“本土重建”,但短期内仍难打破美国在关键领域对华结构性依赖,从而削弱其供应链战略可控性。

美国在国防供应链领域的对华依赖不仅局限于上游战略资源,而是深入制造与供应链各个环节,短期内难以全面切割。全球供应链的一体化意味着即使是看似由美国盟友制造的零部件,也常常依赖中国的原材料或配件,造成难以追踪和消除的“隐性依赖”。^④ 例如,美国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由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部分欧盟国家协助生产,但战机中使用的磁铁却来自中国。受中美贸易摩擦及相关出口限制影响,关键部件供应一度中断,导致美国国防部被迫停

① Manish Vaid, “How America First Could Undermine the Quad’s Critical Minerals Plans,” *The Interpreter*, June 18, 2025,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how-america-first-could-undermine-quad-s-critical-minerals-plans>.

② Diana Roy, “The U. S. Critical Minerals Dilemma: What to Know,” July 30, 2025, <https://www.cfr.org/article/us-critical-minerals-dilemma-what-know>.

③ Sebastian Janssen and Ben Martin Reznik, “European Defense Buildup may Cause Supply Chain Delays and Shortages,” *Forbes*, June 25, 2025, <https://www.forbes.com/sites/oliverwyman/2025/06/25/european-defense-buildup-may-cause-supply-chain-delays-and-shortages/>.

④ Robbin Laird, “America’s Defense Supply Chain Challenge: How Chinese Dependence Threatens U. S. and Allied Military Readiness,” July 1, 2025, <https://defense.info/re-shaping-defense-security/2025/07/americas-defense-supply-chain-challenge-how-chinese-dependence-threatens-u-s-and-allied-military-readiness/>.

产数月以寻找替代供应商。^① 不仅如此,在美国国防主承包商的下游供应链中,几乎所有涉及关键矿物的链条中都至少有一家中国供应商参与;在部分零部件的供应链中,中国企业甚至直接向一级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② 2025 年 6 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在关键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举行听证,会上指出,对华依赖已渗透至美国国防供应链的次级供应商,许多看似非中国制造的装备,仍包含中国提供的原材料或中间品。^③ 此外,中国更通过其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与运营,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控制权。而尽管长期以来美国国防部一直知道依赖外国供应商的风险,但并未采取足够的行动加以改进,现实层面的结构性依赖使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在实施路径上仍面临显著战略困境。

在战备升级与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国防供应链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正逐步演化为一种系统性风险,即任一领域的供应中断都可能引发整个体系的连锁反应,降低整体战略可控性。美国多次军事演习和国防工业评估均表明其缺乏应对长期冲突的生产与补给能力。一旦爆发高强度的地区冲突,美国及其盟友的现有弹药与装备库存可能迅速耗尽。^④ 而与此同时,中国获取高端武器系统和装备的速度是美国的五至六倍。^⑤ 因此,一旦中国利用其对关键矿物及零部件的控制权对美施压,美军在隐形战机、导弹、电子系统等高端装备的生产与维护上可能严重受阻,导致美国难以维持长期冲突。

美国现行的“去风险”政策在执行层面亦存在显著的局限性。由于国防承包

① Reuben Johnson, “The U. S. Military Has a Secret, Dangerous Dependency on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August 10, 2025, <https://nationalecurityjournal.org/the-u-s-military-has-a-secret-dangerous-dependency-on-china>.

② “78% of US Military Weapon Systems Vulnerable to China’s Critical Mineral Dominance,” May 1, 2025, <https://theorengroup.com/commodities/rare-earths/78-of-us-military-weapon-systems-potentially-vulnerable-to-china-critical-mineral-dominance/>.

③ National Marin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U. S. Commission Warns of Rising Supply Chain Risks Tied to China’s Industrial Strategy,” June 10, 2025, <https://www.nmma.org/press/article/25117>.

④ Seth G. Jones, “The U. 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Prepared for a Possible Conflict with China,” February 22, 2023, <https://features.csis.org/preparing-the-US-industrial-base-to-deter-conflict-with-China>.

⑤ Caleb Larson, “Catch Up: China is Getting New Weapons Faster than the U. S.,” July 7,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catch-china-getting-new-weapons-faster-us-203462>.

体系层级复杂、供应来源信息不透明,美国国防部在风险识别与应急管理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即便通过立法和合同条款强化溯源要求,成本问题与跨国供应结构仍使监管难以落实。随着中国以海外投资、并购及合资等方式持续巩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美国国防供应链的整体可控性呈持续下滑趋势。

四、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 2.0 时期的国防供应链政策正深刻重塑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盟友合作格局以及全球防务产业链的运行逻辑。就国内影响而言,特朗普 2.0 时期的国防供应链政策固然在短期内提升了特定环节的供应链自主性,却也带来了财政支出增加、产业成本上升与系统性脆弱性加剧等问题。同时,美国在对外军工合作中推行以“印太”为前沿、欧洲为支援的布局再平衡,加剧盟友在防务供应链中的职能分化。就全球影响看,特朗普 2.0 时期以“国家安全”为名全面推动“去中国化”导向,促使全球防务产业体系向碎片化、地缘化方向演进。

(一) 财政与产业成本上升削弱军工体系可持续性

在特朗普 2.0 时期推动国防本土化与“美国制造”的背景下,美国国防供应链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这一政策转向虽在短期内提高供应链自主性的同时,也加剧财政负担与产业成本,削弱美国军工体系的整体可持续性与战略韧性。

首先,“去全球化”式的“本土重建”路径增加了国防生产的金钱和时间成本。美国国防部大幅增加对关键原材料、弹药、半导体和造船产业链的本土投资,虽然在短期内增强特定环节的可控性,但也增加了单项采购与系统集成的成本。此外,全球供应链的限制也意味着关键零部件采购变得更为困难,导致在高强度、长期冲突或持续性武器消耗情境下的交货时间增加一至两倍。^① 而美国国内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土地与劳动力成本高昂的问题,将对国防预算造成挤

^① Sylvia Pfeifer and Steff Chávez, “US Defence Industry Boss Calls for Clarity on What Arms Ukraine Needs,” *Financial Times*, July 17,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0f987ebb-963b-4702-b3b5-ea0336785bab>.

压,限制美国国防部在其他领域的战略调配空间。

其次,美国国防供应链过度依赖“国产化”模式牺牲了全球协同带来的技术创新优势。美国军事实力源于其从世界各地获取和调集物资的能力,国际供应链通过规模化生产加速生产,并通过专业化分工促进创新。^①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防企业与其国际伙伴构建了复杂且稳固的跨国研发与制造网络。在合作关系中,企业通过分担合规压力与技术风险实现协同发展,有效拉低平均成本,获取的商业利润又能用于资助加速国防创新的研发。然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贸易保护与技术封锁政策下,盟友采购渠道受阻、联盟信任受损,进一步削弱军工企业财政基础。

再次,产业基础的集中化建设加剧了美国国防工业的系统性脆弱。针对极端天气和地缘冲突两类场景的国防供应链压力测试表明,美国当前所掌握的财政、产业与政策工具仅能在短期内维持应急响应能力,一旦关键矿产等战略资源遭遇长期中断,美国军工体系的持续运转将面临巨大挑战。^②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动本土供应链集聚重建,使关键环节集中于少数地理区域,一旦特定区域因极端天气、基础设施故障或地缘政治冲击而陷入瘫痪,将可能引发连锁断供,重创整个供应体系。^③

(二) 国防产业布局调整导致盟友功能定位分化

特朗普 2.0 时期的国防供应链政策调整还推动美国对外军工合作格局的分化,进一步凸显美国“印太”盟友和欧洲盟友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一方面,特朗普联合“印太”盟友打造供应链联盟的举措有助于增强美国与“印太”盟友在国防供应链领域的协调能力,形成分工明确的跨太平洋产业协同模式。其中,美国主要负责提供资金支持与制度设计,日本则发挥其在高端制造

^① Shannon K. O'Neil, "The New Supply Chain Insecurity: Fortress America is not a Saf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1,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ew-supply-chain-insecurity-shannon-oneil>.

^② Reed Blakemore, Alexis Harmon and Peter Engelke, "Critical Minerals in Crisis: Stress Testing US Supply Chains Against Shocks," October 9,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critical-minerals-in-crisis-stress-testing-us-supply-chains-against-shocks/>.

^③ Nicholas Jordan and Jennifer Mapp, "In the Dark: How the Pentagon's Limited Supplier Visibility Risks U. S. National Security," War on the Rocks, June 14, 2023,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3/06/in-the-dark-how-the-pentagons-limited-supplier-visibility-risks-u-s-national-security/>.

与精密装备上的技术优势,澳大利亚依托其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保障上游供给,印度则通过其人力资本与制造能力承接中间生产环节。该区域分工体系有效提升了整个“印太”产业链的战略韧性,使美国在面对突发危机时具备更强的战略替代与资源调配能力。但与此同时,该分工模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合作,而是由美国主导的等级结构,造成“印太”国家在国防产业链中的对美结构性依附。^① 由于核心研发能力、标准制定权与终端军备市场始终掌握在美方手中,其盟友大多被锁定在原材料开采、基础加工或零部件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位置,难以突破自主可控的关键门槛。由此,“去中国化”导向下的供应链分工结构虽然提升了美国对关键环节的掌控力,但也在客观上抑制了盟友国防工业的自主升级空间。长期来看,依附式关系不仅削弱“印太”盟友战略自主性,也可能因技术不对称、产业分配不均等引发新矛盾,进而影响供应链联盟的可持续性与凝聚力。

另一方面,欧洲盟友在此轮供应链重构中更强调自主性与多元化,美欧在国防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呈现“去分工化”,促进美欧关系的再平衡趋势。在特朗普2.0时期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美国试图实现防务责任的有序转移,让欧洲盟友更多承担自身区域安全事务。相应地,欧洲国家在响应特朗普要求提升防务开支的同时,对美国承诺的信心日益下降,开始在北约供应链框架内积极推动本土防务工业重建。^② 德国、法国等北约核心国家加大对军工企业的财政投入,重点布局运输、电子、金属加工、系统集成等高端防务产业,在政策意图上显著向“自主可控”方向倾斜。未来,欧洲盟友在北约中的战略话语权和议程设置能力或将逐步上升,在标准制定权、供应链主导权与技术研发主导权等方面或将更加积极争取平等地位,以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防务供应链重构路径。

^① Rupert Schulenburg, “Sources of Scale: US and Indo-Pacific Allies’ Defence-Industrial Cooperation,” August 4, 2025,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military-balance/2025/08/sources-of-scale-us-and-indo-pacific-allies-defence-industrial-cooperation/>.

^② Luigi Scazzieri, “Rebuilding Europe’s Defences: How to Unlock a Coordinated Defence Surge,” September 23, 2025, <https://www.iiss.europa.eu/publications/briefs/rebuilding-europes-defences-how-unlock-coordinated-defence-surge>.

(三)“去中国化”导向加速全球防务产业链碎片化

特朗普 2.0 时期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诉求推动国防供应链重构,引发全球生产体系的战略性重塑,导致数十年来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生产模式被安全优先的政策逻辑取代。^①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防务产业链整体上仍将呈现碎片化趋势。

首先,尽管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印太”国家构建供应链联盟,但鉴于区域内国家间的技术基础、产业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整合程度仍将受限。此外,当前跨太平洋合作更多依靠美国主导,更多体现“轴辐式”双边主义结构而非真正意义的“网格化”合作模式,缺乏共同研发、标准互认与产能共担等深层次制度化机制,不利于区域内资源高效整合与产业链均衡分布。

其次,受供应链安全不确定性上升与美方压力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提升自主产能、分散供应来源并构建替代性链条。然而,欧洲防务工业长期面临碎片化、协同不足等问题,短期内仍需依赖美国的关键能力支持,^②特朗普 2.0 时期在不断强调欧洲必须担负责任的同时,并未提出明确的欧洲安全重组战略,导致欧洲面临潜在的安全真空风险,进而反向强化欧洲在防务投资、技术整合中的“去美化”导向,加速跨大西洋关系分裂。^③ 同时,美国与盟伴深化在开采、加工、冶炼及循环利用领域的合作,鼓励友岸外包,或导致出现新的关键矿产联盟,在关键矿产领域出现平行对立态势,加剧针对关键矿产的恶性竞争。^④

第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中立经济体而言,美国“去中国化”政策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选边站队”压力,导致大量国家或经济体在防务产业合作中趋于保守。它们要么妥协,配合美国以保全市场准入;要么维护与中国经贸关系,但面临受

① Keith Rockwell, “Trump 2.0 Tears Apart Global Supply Chains,” East Asia Forum, September 17, 2025,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5/09/17/trump-2-0-tears-apart-global-supply-chains/>.

② Audrey Aldisert, “Strengthening NATO Starts with Fixing its Industrial Base,” June 24,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trengthening-nato-starts-fixing-its-industrial-base>.

③ 孙成昊、李佳霖:《特朗普 2.0 时代重塑北约防务分担的特征、动因及影响》,《和平与发展》2025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④ 韦宗友:《特朗普 2.0 美国关键矿产战略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5 年第 10 期,第 67 页。

美国制裁的风险。这不仅增加地缘政治压力,也可能在区域内引发更深刻的分裂:^①一方面,这些国家或经济体担忧卷入大国竞争带来的政治风险,不愿过度依赖某一方,削弱对外合作积极性;另一方面,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的管控收紧也导致部分国家被排除在“可信供应链”之外,被迫发展替代性方案。此外,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对盟友产业政策的影响也促使盟友在保持与美国紧密联系的同时进行多元化发展,^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方垄断地位,使原本集中于美国产业体系的全球军工链条呈现分化态势,^③国际安全治理体系由此面临更加复杂的协调与竞争格局。

五、结 语

总体来看,特朗普 2.0 时期的美国国防供应链政策已逐步从拜登政府时期的“韧性建设”向“战略控制”逻辑转型,其政策重心从被动应对风险转向主动塑造秩序,体现出更加鲜明的国家安全导向与遏制性特征。在政策取向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不断强化对国防供应链的控制力度,在通过行政命令和立法手段强化干预力度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对企业、原材料、信息安全等环节的控制边界;在全球战略布局上,美国推动国防产业链重心向“印太”前沿转移,导致全球盟友在职能上日趋分化;在对华策略上,则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目标,力图重构供应链结构,以削弱潜在对手在关键环节的战略牵制力。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提升了供应链在某些领域的安全性与可控性,但也显著增加了财政与产业成本,削弱了军工体系的可持续性,加剧全球防务体系的地缘化、碎片化趋势。

面对美国的政策调整,中国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稳步推进应对举措,以更可靠的规则供给和更广泛的伙伴网络来对冲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压力。具体而

① 张茉楠:《特朗普“转运关税”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中美聚焦,2025年11月10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20251105/44037.html>。

② 张茉楠:《“交易型同盟”:特朗普重构美国盟友体系》,中美聚焦,2025年9月8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20250905/43949.html>。

③ Shannon K. O'Neil, “The New Supply Chain Insecurity: Fortress America is not a Saf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1,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ew-supply-chain-insecurity-shannon-oneil>.

言,第一,完善关键资源和战略性产业的法治化治理,筑牢供应链安全“压舱石”。提升对稀土、关键矿产、基础零部件等核心环节的制度性保障能力,强化从资源勘探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统筹。同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卡脖子技术攻关和工程化落地,强化战略储备和应急响应机制,为极端风险提供物理性和制度性缓冲。第二,稳步拓展多边与区域合作。中方多次明确表示反对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主张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并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坚持高水平开放和相互成就,反对人为割裂市场与规则。在操作层面,可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欧盟及日韩的经贸对话机制、“一带一路”多双边产能合作平台等,推动原产地累积、标准互认和清关便利化等制度建设,降低规则碎片化所带来的贸易摩擦与合规成本。第三,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打造面向全球的先进制造—科技—资本协同体系。围绕关键材料、基础软件与核心工艺的短板环节,持续推动产业基础再造与工程化攻关,提升工艺替代与国产化率;同时,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无人体系、先进动力与工业控制安全等方向加大规模化投资力度,增强在全球供给网络中的不可替代性与边际议价力。第四,统筹“可控开放”的出口与投资布局,提升对风险的前置识别与应对能力。一方面,持续优化敏感物项的出口许可与合规框架,在安全可控前提下维持必要的国际市场联通与价格发现功能;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实施多点分散式投资布局,建立长期供货协议和财务对冲机制。最后,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需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治理体系的重塑,提升话语权与规则塑造力,努力促成以“共建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产业协同范式,推动全球供应链回归合作共赢与长期可持续发展轨道。

【责任编辑:卫蔚】